

## 王仁俊《尔雅学》初探

□ 杜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中藏有一部清末王仁俊《尔雅学》稿本，书于红格稿纸上，版心印有“大学堂讲义稿”字样。又有清光绪十五年（1879）刻《学古堂日记》，收录王仁俊《读尔雅日记》。二书一为稿本，一为刻本。通常情况下，刻本是以稿本为底本刊刻成书，然粗略查索可知，京师大学堂建于光绪二十四年，王仁俊在京师大学堂初任教习当在宣统年间（1909-1911），则《尔雅学》稿本的书写时间肯定晚于《学古堂日记》的刊刻时间。那么，稿本相比刻本，有哪些不同，其背景如何，本文拟就此做一探究。

王仁俊（1866-1913），字扞郑，一字感菴，吴县人。清光绪十七年举人，十八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散馆，改吏部主事。历任湖北候补知府、存古学堂教务长、京师大学堂教授、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王仁俊的主要贡献在史学和敦煌学，著有《敦煌石室真迹录》，是世界最早的敦煌文献资料集。同时他也是最早专门研究西夏文书档案的学者，光绪三十年编纂《西夏文缀》两卷，是最早的西夏文书档案汇编。王仁俊收藏颇富，以明本为主，战乱后，其书多为京城来薰阁购买。自著手稿约几十种，归于通学斋书店。藏书处名“籀鄴籀”，编有《籀鄴籀书目》一册。藏书印有“王氏籀鄴籀藏书记”“王仁俊校勘经籍记”等。王仁俊学术兴趣广泛，其小学功底也非常深厚。在京师大学堂担任经科教习期间，王仁俊教授的科目便是《尔雅》和《说文》。此部《尔雅学》稿本，其稿纸版心印有“大学堂讲义稿”字样，正表明这部稿本是王仁俊在大学任教期间所写。除此稿本外，其讲义又有《群经讲义》《尔雅疑义》。京师大学堂的经学教习选聘，相较于西学尤其困难。当时的《顺天时报》评论道“非得一全国所仰望，素有经学巨师泰斗名誉之人充任，不足以服众学员之心，而培植经学专科之人才”<sup>①</su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仁俊由湖北候补知府进入京师大学堂，成为《尔雅》《说文》教习。可见其学问根底深厚，是颇得社会认可的。

王仁俊《尔雅学》稿本，首有王仁俊序言。先言其从事小学以来，就蜀刻大字本郭璞注《尔雅》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尔雅校勘记》两者相校，撰成《校勘记》三卷。此《校勘记》如今未见，颇为可惜。又列出其所见清代诸学者的尔雅学著作，包括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戴莹《尔雅补正》、翟灏《尔雅补郭》、钱坫《尔雅古义》、臧庸《尔雅汉注》、严可均《尔雅一切注音》、严元照《尔雅匡名》、龙启瑞《尔雅集证》、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叶蕙心《尔雅古注斟》，以及阮元所刊《皇清经解》与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可以说，王仁俊在作这篇看似简短的《尔雅》正字考时，是参考了他能见到的诸多《尔雅》学著作的，这也为他的考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sup>①</sup>旧学新制：京师大学堂经科大学史事考，<http://sdxs.bnu.edu.cn/xsyj/yjcg/242741.html>（2023.4.27 检索）。

值得一提的是，王仁俊对《尔雅》的研究有其特色，因为精通《说文》，故其检讨《尔雅》时，着重以《说文》来推求《尔雅》正字，这一点在序文中已有说明：“乃媵以许书校《雅》，故求其正字。”所谓正字，即原应作何字。在这一点上，稿本和刻本一以贯之。对照两书，可以发现两者都是按照《尔雅》的编排顺序来排列词语，一一考求的。为方便展示两者的差异，在此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二书所释条目。

《读尔雅日记》刻本	《尔雅学》稿本
释诂	释诂
幬厖有也	幬厖有也
仪善也	仪善也
业事也	业事也
元良首也	元良首也
貉缩纶也	貉缩纶也
貉嗅安定也	貉嗅安定也
左右助勳也	左右助勳也
释言	释言
饋馏稔也	饋馏稔也
潜深也	潜深也
盖割裂也	盖割裂也
基经也	基经也
康苛也	康苛也
奘馐也	奘馐也
逮沓也	逮沓也
貽遗也	貽遗也
烝尘也	烝尘也
阅恨也	阅恨也
递迭也	递迭也
翻蠹也	翻蠹也
苛姈也	苛姈也
释训	释训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翁翁訖訖莫供职也	翁翁訖訖莫供职也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猗嗟名兮目上为名	猗嗟名兮目上为名
释亲	释亲
两婿相谓之亚	两婿相谓之亚
释宫	释宫

西北隅谓之屋漏	西北隅谓之屋漏
东北隅谓之宦	东北隅谓宦
东南隅谓之窻	东南隅谓之窻
闾谓之楹	闾谓之楹
屋上薄谓之笮	屋上薄谓之笮
释器	释器
兔罟谓之置	兔罟谓之置
小壘谓之坎	小壘谓之坎
衣衽谓之祝	衣衽谓之祝
袷谓之褰	袷谓之褰
佩衿谓之褱	佩衿谓之褱
餽谓之祿	餽谓之祿
附耳外谓之钗	附耳外谓之钗
骨谓之切	骨谓之切
释乐	释乐
羽谓之柳	羽谓之柳
大箎谓之沂	大箎谓之沂
大管谓之籥	大管谓之籥
徒歌谓之谣	徒歌谓之谣
释天	释天
四时和谓之玉烛	四时和谓之玉烛
太岁在甲曰阎逢	太岁在甲曰阎逢
在乙曰旃蒙	在乙曰旃蒙
在丁曰强圉	在丁曰强圉
在壬曰玄默	在壬曰玄默
在辰曰执徐	在辰曰执徐
在戌曰阍茂	在戌曰阍茂
三月谓病	三月谓病
六月谓且	六月谓且
焚轮谓之頽	焚轮谓之頽
奔星为彗	奔星为彗
火田为狩	火田为狩
纁帛繆	纁帛繆
错革鸟曰旗	错革鸟曰旗
释地	释地

东陵隄	东陵隄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 多珠玉焉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陵莫大于加陵	陵莫大于加陵
日所入为大蒙	日所入为大蒙
释丘	释丘
丘一成为敦丘	丘一成为敦丘
当途梧丘	当途梧丘
水出其左营丘	水出其左营丘
前高旄丘	前高旄丘
宛中宛丘丘背有丘为 负丘	宛中宛丘丘背有丘为负丘
释山	释山
峦山墮	峦山墮
左右有岸厓	左右有岸厓
小山别大山鲜	小山别大山鲜
山绝陁	山绝陁
山上有水埒	山上有水埒
陵夹水渚	陵夹水渚
释水	释水
沕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沕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潭沙出	潭沙出
渚大出尾下	渚大出尾下
水醮日曆	水醮日曆
汶为瀾	汶为瀾
洛为波	洛为波
河水清且瀾漪	河水清且瀾漪
大波为瀾小波为沦直 波为径	大波为瀾小波为沦直波为径
人所为为滴	人所为为滴
释草	释草
经履	经履
释木	释木
栲木樗	栲木樗
释虫	释虫

螾（𧈧）入耳	螾（𧈧）入耳
蚘縊女	蚘縊女
释鱼	释鱼
鮒黑鮓	鮒黑鮓
鯉大鯛小者鮓	鯉大鯛小者鮓
释畜	释畜
绝有力馱	绝有力馱
坳逸文	释地
释诂	秦有杨陴
谥脊也	右陵泰丘
艺静也	望厓洒而高岸
（矢京）薄也	释山
踪迹也	属者峰
释天	一成坯
熊虎曰旗	大山宫小山霍
释水	释水
水别流曰派	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
风吹水涌曰波	溪辟流川
大波曰涛	水自河出为灑
朝夕而至曰潮	济为澨
风行水成文曰涟水波 如锦文曰漪	江有沱河有灑
	以衣涉水为厉
	繇膝以下为揭
	小汜曰坻
	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
	释艸
	（勤）山龕
	藟蕞董
	菽（菽）（藟）
	藟百足
	活麋舌
	葭芦
	藐苳草

可以看出，刻本“逸文”之前的部分，两书是完全一致的。刻本“逸文”部分，对应到稿本则是全新的内容。这些新的条目可以明确是王仁俊所书，其中“释地·右陵泰丘”条，有“俊案：左右二字篆隶形最近，此讹右为左”，“俊案”二字在多个条目中都有出现。且新增条目都是引《说文》考证《尔雅》正字，其行文风格及目的与前文高度一致。

稿本新增的内容，依旧显示了王仁俊很高的考证水平。以“济为澗”条为例。首引《说文》，“《说文》无‘澗’字，钱氏沾疑为‘茱’字之讹。俊案：济即沛字，澗即茱字。《说文》沛，沔也，东入于海，从水𠂔声。此即四渎之水发源入海者也。《书·禹贡》《周礼》《春秋三传》《史记》《风俗通》《释名》皆作济，故此经亦作济，济，从齐，与沛从𠂔，均在古音十五部，古多以同部字为通假，然当以沛为正字。《汉书·地理志》引《禹贡》职方之济作沛，此古字之仅存者，若作济者，乃假字，徐锴曰：《汉书》房子县赞皇山，右济水所出，此非四渎之济，四渎古皆作沛字，今人多乱之。锴说是也。必知茱即澗字者，《禹贡》‘道沔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沔为茱。’盖此经正释《禹贡》，犹上文‘水自河出为澗’句例，则水自济出为茱，今曰济，为茱省文耳。《说文》：茱，绝小水也。阎百诗谓绝小水之绝，为《尔雅》‘正绝流曰乱’之绝，与《禹贡》‘沛入河沔茱’相发明，最为得之。段氏以阎说为荒谬，以茱泽之茱当做茱，谓沛之显伏不测，如火茱之不定，愚意茱从两火即有此意，何必致茱为茱哉。且茱亦假字耳，其本意为屋下灯燭之光，安得谓为茱泽本字耶。若澗茱致讹之由，钱氏言之矣。”《说文》对此段涉及的几条河流的记载如下：

济，水。出常山房子赞皇山，东入沔。从水齐声。

沔，水。出河东东垣王屋山，东为沛。从水允声。

沛，沔也。东入于海。从水𠂔声。

这几条相互勾连可以得知，从王屋山发源的是沔水，东段称沛，入于海。从赞皇山发源的是济水，东流入于沔水。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河流。

就字形而言，查复旦大学刘建民博士论文《传抄古文新编字编》，“沛”字在《魏三字石经集录》《新集古文四声韵》《集钟鼎古文韵选》等书辑录的《李商隐字略》《古老子》等篇中，都是用作“济”或“齐”的假借字。这种情况也可与王仁俊所说“沛，此古字之仅存者，若作济者，乃假字”相发明。

关于“茱即澗”，王仁俊以《说文》和《禹贡》相参照。《禹贡》将沔、济（为沛之假借字）、河、茱连为一体，所谓“沔为茱”，是说济水泛滥溢出，聚积而成茱泽。茱泽来自济水，以济称茱也就合情合理了。故而王仁俊说“则水自济出为茱，今曰济，为茱省文耳”。至于澗和茱字形致讹之由，因钱沾《尔雅古义》已释，就不再多言。

在考证《尔雅》正字的同时，王仁俊随文总结了部分古文字通例。如《释草·（荃力）山蘘》，“（荃力）亦荃之省段，古字少，故有省段之例”，是说古文假借字数量多，是因可用的字形少，不得已而借用它形。又如《释山·属者峰》“按今鲁国郡县有峰山句，《御览·四十二》引旧注言络绎相连，今鲁国邹县有峰山，据此知郭本旧注，而《玉篇》引邹字讹为郡，并知峰或作绎、驿，皆由音义相近。”此处解释峰、绎、驿三字混用，是因其音义相近。所说虽易理解，若不是经手大量考证，就很难有深刻的体认。

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尔雅学》稿本新增部分，对于训释《尔雅》字义是非常有价值的，若有机会重新出版王仁俊《读尔雅日记》，应将此部分一并补入。

此外，王仁俊对《尔雅》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的经书辑佚。王仁俊先后辑佚了《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经籍佚文》等大部头书。其中与《尔雅》有关的，包括《尔雅许君义》《尔雅许氏注》（汉许慎）、《尔雅郑君注》《尔雅郑氏注》（汉郑玄）、《尔雅舍人注》（汉郭舍人传）、《尔雅李氏注》（后汉李巡传）、《尔雅孙叔然注》（魏孙炎）、《尔雅刘氏注》（魏刘劭）、《尔雅麻氏注》（麻杲）、《尔雅佚文》。这些辑佚著作的珍贵之处，在于“钩沉”汉、晋时期的《尔雅》旧注。比如作为东汉经学大师的郑玄，他遍注群经，但其《尔雅》注则不为世人所知。直到清代学者余萧客辑佚书《古经解钩沉》方列出郑玄《尔雅注》，并辑得一条。开其端者有之，继其绪者随之。王仁俊在他的辑佚工作中，辑录出郑玄的《尔雅注》条目，共有八条，为揭示郑玄的治学成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